

## 镜与窗：克拉拉的身份认同探讨

唐梓然，徐洁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昆明

**【摘要】**通过类人机器人克拉拉的视角，石黑一雄在《克拉拉与太阳》中探讨了后人类时代类人机器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本文运用拉康的镜像理论，分析了克拉拉对其他人工朋友（AF）及对人类行为的观察，并揭示了她与太阳之间崇拜关系的复杂性。克拉拉作为类人机器人，尽管能够模仿人类行为，却始终无法触及人类情感的核心，这一局限反映了人工智能在理解和体验人类情感方面的挑战。窗子和镜子象征了克拉拉与人类社会的联系与隔离，而太阳则代表她对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的追求。克拉拉的身份认同困境不仅反映了她的局限，也引发了我们对后人类时代人与人工智能关系的深思。

**【关键词】**《克拉拉与太阳》；类人机器人；身份认同；后人类

**【收稿日期】**2025 年 5 月 14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6 月 18 日

**【DOI】**10.12208/j.sdr.20250066

### Mirror and Window: Klara's quest for identity

Ziran Tang, Jie Xu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Abstract】** From the lens of the Artificial Friend Klara, Kazuo Ishiguro's Klara and the Sun probes the complexities of identity in the posthuman era. Drawing on Lacan's mirror stage theory, this essay examines Klara's observations of other AFs and human behavior, uncovering the nuance of her reverent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Sun. Although Klara is capable of imitating human, she remains fundamentally disconnected from the essence of human emotion. This limitation underscores the broader challeng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aces in comprehending and embodying human affect. The mirror and the window serve as dual symbols of Klara's connection to, also the alienation from human society, while the Sun emerges as a metaphor for her pursuit of self-worth and ontological recognition. Klara's struggle with identity not only reveals the constraints inherent in her design but also invites a deeper reflection on the evolving interplay between humans and intelligent machines in the posthuman condition.

**【Keywords】** Klara and the Sun; Humanoid robot; Identity; Posthumanism

#### 引言

正如哈桑在其著作《作为表演者的普罗米修斯：走向后人文主义文化？》中所言：“我们需要认识到，五百年的人文主义可能正走向终结，因为人文主义正在转变成一种我们不得不无奈地称之为‘后人文主义’的东西。”人工智能、基因工程、仿生技术等科技将人与机器的界限变得模糊，“人”的概念也受到了挑战，自我不再是固定的、独立的，而是在不断变换，在与他者和环境互动中逐渐成形的。石黑一雄 2021 年出版的《克拉拉与太阳》便是以这一

主题为切入点，从克拉拉的角度探讨了后人类时代中类人机器人对人类世界的看法。故事中的克拉拉不仅是未来人类的工具，更是具有独立意识能够思考的个体。这种模糊的身份界限揭示了人们在后人类主义视角的影响下对技术进步及其影响的想法。纵观整本小说，克拉拉的身份认同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感受，而这也同雅克·拉康“镜像阶段”理论中不同的时期相对应。

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个体通过镜像逐渐形成自我认同，婴儿时期人们就会开始形成类似的认知，

作者简介：唐梓然（1998-）女，汉族，云南泸西，学历：本科，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徐洁（2001-）女，汉族，云南昭通，学历：研究生，专业：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而在但这种认知总是伴随着对自我不完整性的感知。克拉拉的身份认同过程可以视为非人类主体对这一理论的延申。克拉拉通过观察人类行为和情感, 理解自我并形成自我。化身为镜, 我们也能看到其对自己身份探索过程背后人类对人工智身份认同的看法。

### 1 透过橱窗的观察者

人类智能是心理表征符号的计算, 而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类思维的基于计算的模拟<sup>[1]</sup>。作为非人类的克拉拉也拥有认识了解世界的意识, 如同拉康镜像阶段中婴儿通过镜子影像逐渐认知自我一样, 窗子成为了克拉拉观察及学习人类社会的重要媒介。“镜像机制是大脑的基本机制, 它将他人行为的感受表征转化为自己关于该行为的运动或内脏运动表征。根据其位置, 镜像机制可能实现一系列认知功能, 包括动作和情绪理解。”<sup>[2]</sup>在对窗户外面的世界的多角度的观察下, 克拉拉不仅对人类情感和社会运行机制有了更多的认识, 对与自己同样的类人机器人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当罗莎问她为什么进了橱窗却没像预期一样看到很多 AF 时克拉拉观察到:

RPO 大楼那一侧出现的 AF 永远比我们这一侧多。就算有……他们也会走上人行横道, 不会从我们店前经过。而当有 AF 真的从我们窗前走过时, 他们的表现总是非常奇怪, 总是加快步伐, 把脸扭开。我不由得想, 是不是我们——这整间商店——都让他们难堪。(20)

作为经历尚浅的 AF, 当她看到其他 AF 结果窗前时快步走开这一行为时, 她的内心感到的是尴尬, 这种羞耻感类似于前镜像阶段中破碎的自我意识的组合, 这种羞耻感的出现也是克拉拉从镜像阶段向后镜像阶段的转变过程。克拉拉开始区分自己和其他类人机器人的不同, 开始逐渐拼凑社会规则。而窗户作为镜子的象征也透出了克拉拉对自己的身份认同。

如果说第一次进入橱窗的克拉拉处于镜像阶段, 那第二次的橱窗经历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思考发展更完整的克拉拉:

第二次橱窗经历和第一次的感觉有所不同……有时, 一辆出租车会放慢车速, 一个路人会俯身和司机交谈, 这时我就会试图猜测他们是朋友还是敌

人。另一些时候, 我会看着小小的人影从 RPO 大楼的窗前走过, 试图理解他们的动作有何意味, 想象每一个人影在各自的长方格子中现身前在做些什么, 之后又会做些什么。(46)

在第一次进入橱窗时, 克拉拉处于对世界的初步探索阶段, 对外界的一切充满新鲜感和好奇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观察也更加深入: 通过观察从 RPO 大楼窗前走过的小人影并试图理解他们的动作和意图、想象他们在长方格子中现身前后的活动, 克拉拉对外部世界的思考更进了一步, 她不再仅仅是观察外界的行为, 而是试图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意义和动机。这种行为体现了她在后镜像阶段中的发展, 她通过想象和推理来构建对外部世界和对自我的认知。窗子一方面反映了克拉拉内在的焦虑和不安, 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她渴望突破自身的限制, 探索外部世界, 寻找自己存在意义的心里。于此, 窗子在此充当了镜子的角色, 克拉拉在观察外界时也在外界的反应和反馈中构建了自己的身份。窗子背后的世界是克拉拉的他者, 她在俯视外界的同时, 也体验着外界对她的凝视。

### 2 成为镜像的模仿者

在石黑一雄的笔下, “天真的工具主义”和“不批判的后人类主义”似乎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如同工具主义一直证明的一样, 在克拉拉不被需要的时候, 她所珍视的人类将她放置了阁楼甚至最后丢弃到了堆场, 完成最后的“报废”。<sup>[3]</sup>但另一方面她也同人类一样拥有思考的能力, 属于社会实体的一部分。克拉拉作为类人机器人, 不仅观察着人类的行为和情感, 也接受着人类观察和评判。拉康认为, 凝视具有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 个体会感受到一种权力的压力, 凝视并不只是简单的目光交流, 而是一种复杂的符号行为。克拉拉一开始就接受了代表人类的经理的凝视, 他们朝思暮想都想进入橱窗仅仅是因为经理说这是商店面对外部的“特别荣誉”。“AL (Artificial Life) 将人类意识视为一种附带现象, 栖息在分布式系统执行的机器样功能之上。在 AL 范式中, 机器成为理解人类的模型。”<sup>[4]</sup>作为 AL 的硅基生命, 克拉拉通过经理的表扬和认可获得积极信号。这些奖励信号强化了她的行为模式, 与人类相同, 通过强化学习她会更倾向于重复那些受到赞赏的行为。从始至终, 在克拉拉

接触乔西后, 学习乔西成为了她的主要任务之一。从一开始乔西母亲通过看克拉拉模仿乔西走路去选择克拉拉到后面要求克拉拉学习乔西的方方面面。

“我们塑造工具, 工具反过来又塑造我们自己。”<sup>[5]</sup> 克拉拉作为一个由精密算法和复杂工程构成的 AF 既是人类创造的提供服务和陪伴的工具, 又是反映人类内心的镜子。在面对凝视时, 主体会感到自身的不完整, 克拉拉竭尽所能“延续乔西”, 但真正的“乔西”不仅仅是她的行为和言语, 而是她与周围人之间复杂的情感联系和独特的个体经历:

经理, 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来学习乔西……但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去尝试, 如今我相信, 总会有一样东西是我无法触及的。母亲、里克、梅拉尼娅管家、父亲——我永远都无法触及他们在内心中对于乔西的感情。如今我确信了这一点, 经理。(384)

克拉拉的陈述揭示了一个真理: 尽管她可以完美地复制乔西的行为、习惯和言语, 她永远无法复制乔西在他人心中独特的位置。这些情感和关系深深植根于经历、记忆和情感的复杂网络中, 而这些就是让人成为“独特个体”<sup>[6]</sup>的东西。因此, 克拉拉无法真正的去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这种外在形象与内在真实间的对立恰恰也体现了人类作为他者在克拉拉探寻身份过程中所给予的凝视, 对于克拉拉来说, 没有心的她永远会处于“被看”的地位。因此, 克拉拉在人类的眼中始终是“本体空洞对象”(ontologically hollowed objects)<sup>[7]</sup>这种局限性不仅是克拉拉的, 也是所有拟人化机器人的局限性。

### 3 崇拜太阳的行动者

克拉拉对自己的身份认知的局限也来自于她对太阳的崇拜。克拉拉才开始了解世界时就“治愈”了乞讨者和他的狗, 如此神性, 象征着希望和生命力, 太阳的光照总是通过窗子照进克拉拉的世界, 这种光照不仅是物理上的, 也是象征意义上的。作为非人类实体的太阳似乎成为了克拉拉的大他者:

“我也知道太阳一定在生我的气。我让他失望了, 完全没能阻止污染。但太阳那天也在院子里看着, 所以他一定知道我多么努力地尝试过了, ……即便他对于太阳仁慈的约定一无所知——因为他看到了我的希望, 从而选择了信任。”(344)

太阳总是和“宽宏”“慷慨”“观察”“仁慈”“拯救”等动词挂钩。对克拉拉来说其不仅是如同神明一样的存在, 而且“总有办法照到我们。”<sup>(5)</sup> 正如拉康所关注的大他者一样, 太阳作为一种高高在上、触不可及的存在, 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更高权威。“石黑一雄的太阳神话消解了狭隘的人类视角, 敞开了存在的场域, 为平等探析人类与非人类等多元生命关系提供了基本前提。”<sup>[8]</sup> 作为权威, 太阳的背后是克拉拉被设计的程式——作为 AF 机器人, 她的生命是由吸收太阳能延续的。“象征秩序, 即社会代码, 鼓励我们在彼此身上确认我们对自己的物化。”<sup>[9]</sup> 太阳不仅仅是克拉拉所追随的权威象征, 更是她在世界中定位自我的一个参照系。作为 AF, 克拉拉的程序设计决定了她对太阳的依赖, 但这种依赖也象征着她在寻求一种超越编程限制的自我认同和意义。这种对大他者的依赖和崇拜, 是她在复杂人类世界中寻求自我存在价值的一种体现。

“镜像阶段是一场戏, 其内在推力从不足到预期……最终, 延伸到承担一种异化身份的盔甲, 这种盔甲将以其僵硬的结构标记主体的整个精神发展。”<sup>[10]</sup> 人类通过社会互动和自我反思来形成自我认知, 而克拉拉则通过对太阳的敬仰和对程序设定的遵循来构建自己的身份, 她的存在一方面反应了人对自己身份认同的理解, 另一方面也扩充了“人”的定义。对太阳的崇拜是克拉拉内心最深层次的凝视, 与人类通过社会互动和自我反思来形成自我认知不同, 克拉拉还通过对太阳崇拜来构建自己的身份, 这体现了她作为人工智能的独特特质和存在方式。

### 4 结语

通过《克拉拉与太阳》, 石黑一雄向我们展示了克拉拉通过观察、模仿和理解人类行为, 试图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克拉拉作为类人机器人, 既是人类创造的工具, 又通过模仿和学习成为人类行为的反映。在与人类的双向凝视中, 克拉拉既感受到权力, 也在这种互动中不断塑造和认知自我。尽管她能够模仿人类的行为和言语, 作为类人机器人的她却无法触及人类情感的核心。窗子和镜子象征着克拉拉与人类社会之间既紧密又隔离的联系, 而太阳则象征着她对自我价值和身份认同的追求。克拉拉的存在与行为揭示了在科技迅速发展与人类自我认

知不断演变的背景下, 科技与人类之间日益模糊的界限以及这种模糊性所带来的复杂性与挑战。从克拉拉的叙述中看人工智能的自我认同, 不仅能反映人工智能的局限性, 也启发了我们在后人类时代人与人工智能关系走向。

### 参考文献

- [1] Sahu, O.P., Karmakar, M. Disposable culture, posthuman affect, and artificial human in Kazuo Ishiguro's *Klara and the Sun* (2021). *AI & Soc* (2022).  
<https://doi.org/10.1007/s00146-022-01600-1>
- [2] Rizzolatti, Giacomo, and Corrado Sinigaglia. "The mirror mechanism: a basic principle of brain function." *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 vol. 17,12 (2016): 757-765.
- [3] 亚当·帕克斯. 太阳之下无新意: 石黑一雄小说《克拉拉与太阳》中的计划性报废(英文)[J]. *外国文学研究*, 2022, 44(01):13-27.
- [4]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p236
- [5] Zawieska, Karolina, Brian R. Duffy, and A. Strońska. "Understanding anthropomorphisation in social robotics." *Pomiary Automatyka Robotyka* 16.11 (2012): 78-82.
- [6] 尚必武. 机器能否替代人类? ——《克拉拉与太阳》中的机器人叙事与伦理选择[J]. *外国文学研究*, 2022, 44(01): 28-45.
- [7] G. Kennedy, *An Ontology of Trash: The Disposable and Its Problematic Nature*. in *SUNY Serie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and Ethic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
- [8] 顾梅琬, 修雅鑫. 后人类语境下的人文主义哲思——以石黑一雄《克拉拉与太阳》为例[J]. *当代外国文学*, 2021, 42(04):115-123.
- [9] Bruss, Neal H. "Lacan & Literature: Imaginary Objects and Social Order." *The Massachusetts Review*, vol. 22, no. 1, 1981, pp. 62–92. JSTOR,  
<http://www.jstor.org/stable/25089121>. Accessed 20 June 2024.
- [10] Lacan, Jacques. "The mirror stage as formative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 as revealed in psychoanalytic experience 1." *Reading French Psychoanalysis*. Routledge, 2014. 97-104.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